

【发郊】于归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19744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19744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RPF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姬屋藏娇-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1 Words: 2,430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】于归

by [Encephalopathy](#)

Summary

你知道从西岐到朝歌有多少里路吗？

姬发最近时常做梦。

那梦俨然混沌初开，梦中各式人等。兄长，姜王后，死去的战友，他们围着他淡淡地看着他。黑暗中仿佛有神仙悠远地说着殷商将亡的呓语，那些看着自己的月光一般的人儿们缓缓被鲜血浸泡，化成一滩烂泥流向姬发身后，姬发回头看去，只见殷郊被绑在行刑台上身首异处，黑血从断面汩汩流出。

于是姬发惊醒，睁开眼方才想起自己已经回到西岐。风带来平原上的麦香，夜晚宁静祥和，深夜金戈相撞的声音已离自己远去，他早已不在风云动荡的朝歌了。

但是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，尽管那场祸乱已经过去一周，自己却日日如履薄冰。他站起身望向窗外的明月，恍惚回到一个月前，他和殷郊坐在冀州城外庆贺大胜，殷郊捡了一根木头削作短笛，冰天雪地下，他在火光前悠悠吹奏姬发故乡的旋律。

然后他们回到营帐，姬发知道殷郊嗜甜，他从铠甲内层里掏出蜜饯，殷郊处理上午父亲带给他的伤口，姬发把蜜饯放入他口中。

他做的那么自然，仿佛以后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可以让二人如此亲密。少年人在明月下低笑着交谈，朝歌上空的乌云还未盖住太阳，他们仿若有无穷无尽的未来可供挥霍。

但是，但是。

姬发苦笑着摩挲着腰间的鬼侯剑，这柄宝剑他们曾将其视作质子最高的荣誉，是殷寿亲手交予殷郊的。而如今，宝剑的意义已遭赋予其意义的人玷污，姬发恨不得生啖其肉，鬼侯剑上沾满仇人血污。姬发握住殷郊握住过的位置，恍惚意识到殷郊的离去太过突然，这柄

鬼侯剑竟已成为他留给姬发唯一的東西。

于是姬发浑浑噩噩的度日，回到八年未回的西岐，他伤痕累累，浑身的骨头几乎断掉。姬发摔下雪龙驹，捧着鬼侯剑满眼是泪地跑去找到善卜卦的父亲面前，父亲，父亲，他一声声地唤着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我算算殷郊在哪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呆着，我要带他回家，我答应了我要带他回家。

然后麦秆烧毁，卦相大凶，父亲颤颤巍巍离去，姬发留在原地，捧着鬼侯剑，泪水沾湿其上玄鸟纹路。

几日后太公来访，告诉他殷商闻太师已回朝歌，西岐恐怕难逃与之大战，殷寿也被妲己救活，扬言要把姬发的头剁了喂狗。

但是姬发并不在意，殷郊呢，他急迫地问，太公神通广大，可否告知我他的去处，行刑前日我答应了他，我要带他回家。

太公神色稍变，似是在斟酌言语，良久过后，他说二郎真君和哪吒当时已把殷郊尸首带回昆仑，二人迟迟未归，只望姬发不要过多抱有期待。

不行，不行，姬发拼命摇头，他不能一个人呆着，太师，他说过他想回家，他说他想回家。

太公叹气，姬发魂不守舍，握着鬼侯剑在大殿来回踱步。姬发，太公唤他名字，姬公子，老者不忍见年轻人为是非枯萎焦灼，封神榜已开，天下大乱，四大伯侯只剩你们和远在朝歌的东伯侯，你是未来的天下共主，昆仑在战争中定会鼎力相助。

他抚上姬发肩头，但是，老者又叹气，生生灭灭，春秋变换，殷郊即便被仙众救活，神通广大也不能保证他的性情是你回忆中的殷郊了，你只消全力准备与殷商的战争便是尽了人事了。

姬发苦笑，可是太公可否知道，我无意发动叛乱，我只希望殷郊活着。

那晚姬发又做梦了，他坐在白马上，金光从山巅洒下，玄鸟跟在马后，凄厉鸣叫。

于是他大哭，他哭这匹白马上本应载着两个人，他哭自己愚笨相信殷寿最后的良知，他哭那一晚暴雨夜，他自信自己必定会救下殷郊，自己竟没去见殷郊最后一面。他恍然从白马上摔下，沉入湍急的河流，崖壁的礁石割的他遍体鳞伤，他在水流拍打中恍然看见殷郊坐在河中石座抚琴，河水朔然平和，只剩姬发心脏砰砰撞击他的肋骨。

他朝着殷郊走去，可惜两人中间隔着那层厚障壁，殷郊身着银边白衣，乌发垂髻，姬发仅凭肉体凡胎堪堪只能与他遥遥相望。

琴声依旧，姬发听出那是姜王后在殷郊小时候教给他的曲子，那双锦衣玉食抚琴的手在不久后便布满剑茧，太子承自母亲的光滑皮肤也在风吹日晒下粗糙。

是啊，他本是无缘与我相识的，姬发想，若不是渴望父亲的那一句认可，他又何必受这么多苦。

是我没有救下你，姬发跪下去，琴声唤来灵鸟与微风，愧疚的泪水却换不来仙人的一个垂眸，若不是我自高自傲至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你我又怎会只在梦中相遇。

殷郊，殷郊，姬发一遍遍地念出这个名字，这两个字符贯穿了他的前半生，颇为霸道地横亘了他整面心墙，连带着他那一份生命埋葬在了朝歌大火烧灼的焦土下。

琴声倏地急了，天地异象，金光破云层而出，那白衣道袍仙人见着姬发失魂落魄的模样，

挥挥衣袖起身，双手抱琴，身高百尺的青面红发三头六臂的法相在他身后缓缓现出。

“你何人？”仙人诇问，“便是你日日在我梦中唤我名字，扰我清闲？”

姬发抬头，还是那双乌黑的眼睛，还是那张苦世间忧愁的脸，唯独不同的是那脖子，细细的红线若隐若现，埋入昆仑道袍银丝细织的白领当中。

姬发。

...嗯？

若是明天父亲仍是执意信那狐妖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
大王他明察，何况有国师作证，你不必操心。

...姬发。

嗯？

殷郊转过头看他，宗庙烛光照在他脸上，剑眉紧蹙，眼窝深邃，这几日他想必是没有休息好，姬发帮他理了理额前垂下的发丝，我帮你梳梳头吧，姬发说。

于是他便朝国师讨来了上好的发膏，回来时殷郊正在成汤祖先前跪拜。

先祖啊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铲除狐妖吧。殷郊又是深深一叩，先祖啊，请保佑我们唤回父亲的良知吧。

殷郊魂不守舍地起身，姬发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发膏，殷郊看向他，姬发发现他泪流了满面。

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姬发。殷郊哽咽着说。

发膏被姬发抛在地上，膝甲撞击地面，他抱住殷郊，殷郊的头埋在他的肩窝，铠甲阻碍在他俩之间，他想到这样就感受不到殷郊的温度了。

你知道吗，姬发，我，我好想去西岐啊。

怎会这么说？姬发略微带上一丝笑意。

我刚刚突然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，殷郊闷闷地说，小时候你老是你说你想回家，你说你想父亲和哥哥，我便叫你给我讲述西岐的故事。

你说那麦子金黄，连着城内都是丰收的气息，你说朝歌的空气太冷，气氛太压抑，你说西岐的天空都是暖洋洋的，你经常和哥哥在麦田和阳光下切磋武艺。

我好羡慕你，姬发，殷郊捧起他的脸，等父亲又和从前一样，等那天谴结束，你就带我回西岐，你带我回西岐看看好不好。

姬发把他的脸朝自己靠近了，他们额头相碰。好，姬发笑着说，好。

殷郊的吐息轻轻拍在他脸上，他们都闭上了眼睛。殷郊的气息平静了下来，宅子外那落叶依旧飘零，两颗心在宁静的夜中搏动，逐渐合为了一个人的心跳。

姬发眨了眨眼睛，反应自己仍是俯身在雪龙驹上。想必那神仙在他彷徨之时不堪等待，将他逐出那梦境。姬发抬头，梦中他朝着西岐的日出奔去，方才的所感皆诸如泡影。

头顶天空传来轻巧的风声，玄鸟朝着大山的方向飞去。姬发目睹他远去，白马载着他奔向西岐的麦浪，阳光洗去了他一身尘灰。

姬发顿觉自己内里的一部分平和了下来。

再见，再见了，殷郊啊，于是姬发对着玄鸟离去的方向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啊。

玄鸟振了振翅膀，似是疑惑，似是回答。乐声辗转，他飞回了天上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